

趙瑜報告文學選

ZHAOYUBAOGAOWENXUEXUAN



北岳文藝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赵瑜报告文学选

赵瑜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4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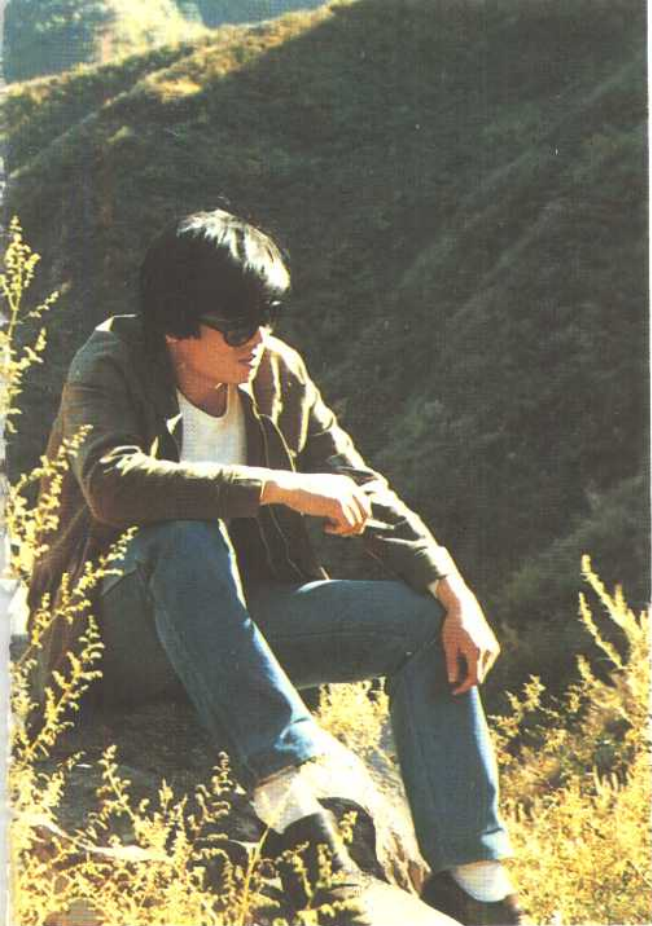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ISBN 7—5378—0647—0

I · 625 定价：（精装）10.00元
（平装）7.60元



赵瑜，1955年4月27日生于山西。祖籍河北省安平县。长期在晋东南地区生活和创作。曾从事化工、交通、体育、工会宣传、党政干部、文学编辑等多种职业。1985年毕业于晋东南师专政治系，曾任晋东南地区文联秘书长、《热流》副主编。从1978年开始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后渐以大中型报告文学为主，曾多次获奖。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广泛，几度轰动，在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1989年春调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任驻会专业作家。

登至最高处，是大片平地，西沟展览馆在此。郭沫若题写的横匾饱经日晒雨淋，表皮剥落。馆前不知何故堆着足有一卡车的黄土。正面一溜儿大窗，找不出一块完整玻璃。是状然陈师问玻璃为何俱碎？“和尚”相告为附近学校顽童虫作剧使然。我说拿钥匙来入内一观，他却说何许什么钥匙！遂率我攀败窗而入，我故诘之。

此馆阔约十亩，存大型壁画百余幅，罩立伟棚窗数十个，尘埃覆盖，内中展品竟已膨胀。细辨时，发现李顺达早年致毛泽东书信一封，仿古竖笺四页，墨色白黄老苍才之笔，字迹端庄，功力深厚。欲开灯细看而不能。始知所有电灯线早已寸断，竟致被人撬去。

他生展览馆，从接待站往东，不足百米处。便是李顺达故居了。相语其亲友打开铁锁，“忽啦啦”一阵鸟兽飞动声在院中响起。有砖房六间内隔，院内杂草没膝。几颗果木树无人剪理。乱枝一律朝上，密不透风，如扫帚。挂些零星小果，摇摇欲坠。两株香椿树，并无人摘损，果十分稠密。入屋内观瞻，唯余旧家具若

其实问题正在这里。当然上溯中国近代史——
一部充满了中国人耻辱血泪的~~历史~~和~~民族耻辱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 ~~和民族耻辱的历史~~ 当然考察了

现代体育运动信然也是在这一时刻即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时候，我的思路^{由数学家}渐渐便

清晰起来。是的，中国体育运动同世界体育的
沟通，不过百年历史，^新最初的沟通，正是在
全民族忍受巨大屈辱^{再加上战争}战争失败的^{情况下}，
痛苦地与世界体育汇流的。体育在中国一开搞

就要多彩。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民族心理，
低下的民族传统，^{民族传统}弱小的~~民族传统~~以及丑陋的

民族环境——小脚女人，长辫子，
等。① 袁隆云~~袁隆云~~统率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
正是这些，使整个民族在对外活动中期待着

任何一种形式的胜利而决不能容忍运动员的失
败。或是屈辱的或是脱弱的。中国运动员从
这种耻辱中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父老兄弟姐妹

同胞们无信用语言表达的深切期待，
谱写着重燃民族气节敌人痛楚回肠的所谓“
正氣歌”。胜利，尽管遥远，却极大地震撼着亿万

中国人。
体育的

同时这一切又
给中国体育在
以后一个世纪
的发展过程中
留下了深刻
的烙印和广泛
的启发。你仔细
去琢磨看，

浓厚的

于是现代竞技
运动如此活跃
的民族传统的
大背景下，一
种带有民族上
和生理上意味
的活动，到那
时就成了

自序

有评论家说中国的作家缺乏想象力，类推之，我本人的想象力之缺乏比起诸多同仁还要严重，几不可容忍。因而这个集子无疑也不会浪漫超然。原先我尝试着做过些诗文小说类，不佳。那思路总是由不得要与现实搅成一团。后来索性专门挂起了纪实文学的招牌。这大约是自己的天性在起作用。不过人也就得依着天性来，不可催逼着自己去干那些很勉强的事。能写点儿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写点儿什么。

如此练了几年，还顺手。继而觉得，急骤变化的当代中国恰恰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异常丰厚的资源，并且，同胞们关注现实的热忱也同样到了勿须想象力的地步，对报告文学，国人无不翘首以待，你不干白不干。倒不妨多炮制几篇，及时抛出，既可为文坛添少许热闹，又可给自身补救空虚。每遇研讨，则可语告四座：此纪实之风乃世界性大潮啊！唬一下他人，亦给自家笔端壮胆。这里所收入的，便是我从1983年到1988年岁末陆续发表的稍显主要些的东西。谈不上好赖，只是还说过得去罢。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却也不乏读者，引起过一点儿动静。

说中国作家缺乏想象力，并不足怪。实因中国现实社会本身多方面的贫困使然。温饱问题刚刚解决或说仍在解决中，十余载的改革，情势又越来越复杂，国人无不思虑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及利益，紧着招架现实问题还招架不过来，种种事端

迫在眉睫，——能抽出点滴时光读读这班文人追踪现实的作品就算不错，浸心于作家梦话呓语的闲人还会多吗？因此，中国作家也大可不必去劳神儿想象日出万言。贴近现实的问题报告文学后来发达过那么几年，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显然这般就低不就高的读书景观，是我文明古老之中华民族又一大不幸。

报告文学尤其问题报告文学，实在可惜！形势一片大好，还能有那么多问题？问题不多而问题报告文学不少，本身就成可惜的问题。唔，还是要去寻找进而抓住主旋律才是。这帮作家太可悲，这么多年连个主旋律都抓不住。包括咱在内。

说到可悲，忽然想到恩格斯关于悲剧说的一句格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人们将此言看作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定义。然而这层意思与我的报告文学以及序言有什么关系？我一时竟理不大清楚，说不大准。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性精神逐渐得到了发扬和体现，弥足珍贵，弥足珍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需要。我热情地赞美这种精神并努力实践之。整个儿中国，多么需要理性的回归啊！

由此所派生出的另一层思虑是：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一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我们在描述生活的过程中打了折扣。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笔下有时成了某种理论观念的附丽，我们涂抹了赋予了生活这样或那样的颜色和模样，因而使原本复杂深厚的社会生活人文景观变得狭窄扁平单调，变得理念，乃至枯燥。

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键。理性精神的张扬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无疑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不要太主观理念为好，冷静些，再冷静些。现实主义的一个珍贵品格就是要对生活做出真实准确的概括和复现，而不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去印证某种理论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好，本来也不成其为一对矛盾。

这算是我试图改变自己过去的一个尺度。

近两三年，报告文学显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健的势头辉煌的场景况。是读者不再需要曾经叱咤风云的报告文学了么？不是，当然不是。怨我冒昧，报告文学的“疲软”降温，根本原因，除了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矛盾这一条，没有别的。回避现实矛盾，违背真实性原则，谁还看？在一些作品里充满着真正的报告文学所不容的伪现实主义的货色。在创作中哄了自己又哄别人。应知别人并不好日哄。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许多明眼人的沉痛关注。几天前我读到评论家李炳银先生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人间之悲哀，多在于盲目的趋从。理性的偏失尚有机会纠正，而盲目的趋从却是愈陷愈深。宗教就是盲从者建起的神殿，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走向盲从。报告文学如今正在被不少盲从者利用着，是文坛之不幸。在少数作者那里，报告文学的神圣精神、正义品格、严肃风尚、无私行为、纯洁感情等等，已经变得十分苍白乃至丧失。取代这一切的只是赤裸的功利宣传。这种低劣风潮正在对报告文学构成某种威胁，很容易使人们在还未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强大作用价值的时候，先让这风潮败坏了眼睛，伤了胃口，从而使中国的报告文学很难奔赴本来已经很近的目的地。

提高报告文学的品位，捍卫报告文学的尊严，加强纪实作家的自身建造，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长远的使命。

原想写一小序，短短的，不期然又写了很多，扯得太远，居

然仍想喋喋不休侃下去。不巧，小女今日因玩耍过度引得生病发烧，架不住隔墙声声呼唤，也就不再往下写了。

深谢宽容的读者和北岳社辛劳的朋友们！并借此机会，向几年来为我的采访提供种种援助的各界友人，谨致谢忱！

作者·1991年8月16日于并州

目 录

自序.....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中国的要害.....	(149)
玉峡关纪事.....	(193)
断形象之诞生.....	(203)
强国梦.....	(233)
车辚辚马萧萧.....	(335)
兵败汉城.....	(351)
太行山断裂.....	(399)
根据地——代后记.....	(455)

但悲不见九州同

——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

●二十个春秋逝去，匆匆。

●有人说文革是个烂泥潭，我说文革是个大富矿。不信，你仔细挖挖看，往深里挖挖看，抬出一位中央委员的棺材看一看。

●于是我写了李顺达这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每部作品的小标题，大致上要与内容合拍，乃常识。而这回，我却只能用些个地名，没有更好的方案。马克思曾说，“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他觉得“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的条件彼此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那比喻极有趣，他说，小农大众“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既然中国是一个庄稼人组成的国度，当然就包括思想上和体制中的“农”化。

●尽管李顺达驰名中外，寻一寻他的根，到底还是个实实受受的大庄稼汉。离开土地，将他放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岁月里，那碰撞就更多些。

●后人当从他那奇特的经历中，领悟一番文革的魔力，说不定能将我们自身，瞧得更清楚。

●一位青年诗人的话：这里永远含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手记片断·1986

第一章 观 火

北京·一九六六

惊心动魄的年头。

中国的大事件，其背景几乎都在北京。我们不得不先说一段首都的局势。这里权且将“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略掉。象六五年十一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事，象六六年二月江青和林彪共同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又经毛泽东御笔润色下发各地的事，象以彭真为组长的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二月提纲》引祸遭害的事以及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事，此后象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并很快地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事，还有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和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这场运动的目的等等，均不一一细叙了。以下的事情，也只是提个醒儿：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连着八次。见上了面又热泪盈眶者，达一千三百多万人。据说是继拿破仑、希特勒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气派。倘若不是老人家感觉到八次接见也过足了瘾，并且还还为下一步运动的深入着想，那么，接见个上百次，也实在轻而易举。还有数倍于此的红卫兵正在长征途中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创造了世界人类史上人崇拜人的最高纪录？预测在地球毁灭之前，这纪录难破

了。

十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们得为自上而下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制造一个正二八经的口实啊！因为豪情满怀的群众在行动，没个口实让他拿着，他还真编不出来。

山西太原

省府大院早成了纸糊的大院——大字报比三晋大地上的树叶还多。如今的文化界统统嗟叹纸荒，历史源头就得上溯到那阵儿，把纸用的太狠了。“黑省委”的首脑——第一书记卫恒等一系列“黑帮”，正在被“纸葬”。

各路造反大军旗甲整齐，统辖三晋，试与各省比英豪。

山西长治

晋东南地委所在地。大楼里头的大字报如同重重幕帐。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竞相成立。最发达的商行有两项，一是手工化学印字，二是刻图章的刀手们。两者横向联系，日夜操作，批量生产袖章和印把子。而今想起那些组织的名称，仍令人振作：闯队战斗队、杀气腾腾战斗队、太行反到底、马路兵团、决死纵队、拉下马战斗队、霹雳战团、根红苗正战斗队、刺刀见红战斗队、出奇兵、主沉浮、一把火、揭老底、舍生忘死战斗队以及狂飙战斗队，还有叫不唯成份战斗队、砸烂狗头、响当当、就是好战斗队的。反正，只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他叫不出来的。充分显示了人们出新出奇的才气。至于双双对对，重重叠叠的名称，更触目皆是。袖章的档次也是先红布，后红绸，再往后就有了红平绒。有印花的，有绣字的，箍状的，长方形的、菱形的、圆的、

三角的……

晋东南地区的当权派们，自然也在被打倒之列。次序为：王尚志、仝云、张行夫……大都被安上个什么绰号，以示区别。

山西平顺县

这是个偏僻地方，然而在当时，这个太行山上的小县，却叫得满响，因为这里出过四位全国驰名的著名劳模。特别是李顺达，刚解放那阵儿便是全国头等大劳模——号称“全国农民的方向”，在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届、二届群英会上，他全是挂帅人物。大会给他奖一头牛，而给别人，才奖一把锄、一条毛巾、或一颗地雷什么的。我翻开当年群英会上用麻头纸装订的小册子（刻印），文章头一句话就是：“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看来不能受，是坐不上这第一把交椅的。

解放以来，你猜他见到过多少回毛泽东？十三次！享受过同桌吃饭、主席敬酒的奇誉。有一次座谈，李顺达要削铅笔写几个字（他的书法特点是慢、拙、大，一看便知是“扫出来的盲”）毛泽东同志先是让他用了自己手边的一把小刀，李顺达用粗壮的大手削完之后，正要还给领袖，不料领袖冷不丁说了话：“你拿去吧！”

这刀儿可值钱了！你想想，老人家走到哪儿，用过的杯杯碗碗都要供起来呢。于是这把光芒四射的小刀就把平顺的山山水水照得透亮。太行山上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就算立住了。你别说，这刀儿，还真把平顺的穷根儿给割了！秃山变绿，粮仓变黄。

建国以来，中央政府仅仅颁发过一次金星奖章，才四块，李顺达便是头一块，平顺县就享有两块，除了李顺达，还有川底村

的郭玉恩。

你想，平顺县能不出名吗？西沟能不出名吗？

熟悉他的人们亲切地管他叫：大老李。

解放后，全国首届群英会在京结束，他返回晋东南，当地政府组织上万人在长治市主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夹道欢迎仪式。这条街后来就干脆叫做英雄街。然后从长治回县，他所在的西沟村和平顺县组织了数千人，前往十里以外接风洗尘。

就是这个轰动太行山的第一人物，毛主席给敬过酒、合照过像、吃过饭、说过话儿，给过铅笔刀的李顺达，还真是个实受人，和老哥们对劲儿得很，他回到群众中以后，说个话啦，待个客啦，主持个公理儿啦，一点儿也不咋呼，按当地话——不烧毛。粗喉咙大嗓的河南林县老家话一甩出来，句句中听。这样，他的威信就高上加高。比如，那回他从领袖身边回来，乡亲们将他涌进家门，他亮出了几个圆得溜丢的家伙：“这是啥？”老农们睁圆了眼，认不得是什么仙物，种了一辈子巴掌地，真真没见过这玩艺儿。猜了半天，都没有猜中，李顺达一拍大腿：“告诉你们吧！这叫——苹果！”

“能吃？”

“叫看样儿哩？”李顺达说着，神秘地笑着，用那宝刀，将几个苹果切成许多小片片，分给众兄弟，一派豪爽：“吃！”

果片片在嘴里化尽。山民们一个劲儿地叫好。这叫好里头包含着另一层意思：顺达的老婆孩儿们还没舔舔哩，倒叫咱分吃啦！从毛主席的宴会上带回来的吃物，这是要哩？

后来李顺达告诉他们，咱这山上也宜栽种！毛主席说啦，让咱种树哩，还让种的杂花些。西沟，就是这样，绿了万亩山，脱了万代贫。

他的思想朴实得可爱，——毛主席叫咱咋，咱就咋！叫咱做啥！咱就做啥！这就更顺乎民心。

一九五二年，他和中国农民参观团代表着几亿庄稼汉出了趟国，坐过飞机，到老大哥那儿耳濡目染了一番。进一步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时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更让人刮目相看。比如穿衣，他决不会象后来的陈永贵那样，“白头巾、对襟褂，甩裆裤子粗布袜”，而是“干部帽，四兜兜，一枝水笔一枝油，呢子大氅叫备用，出门上县不发愁”。他也决不会象后来的永贵同志那样，脖领里插上长烟袋，嘴里叼着大中华，让人骂假，而是一生一辈子不抽烟，只是好嗑个葵花籽儿、南瓜仁儿。

一个方头大脑的庄稼汉，上过朝庭（指农民进故宫），见过“当今”，不仅握过手而且喝过敬酒，关键是面对面说过话，又去过遥远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别人对贫瘠山区望山兴叹、苟延残喘的时候，他却有治山的法子。这一切，对于太行山上的农民们以及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来说，能没有威慑力吗？

中国人，威望一方面是靠自家积累修炼，而另一方面则是靠传说，靠宣传、靠他人的推崇。大老李两方面都有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迎来了六十年代中期的大突变。

而这次大突变，大浪潮，却使他好不烦恼！跟着毛主席几十年，回回都对咱的心思，可这一遭，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矛盾着，他观望着。

那平顺人，早已习惯事事由大老李带头，他这儿一矛盾，一观望，平顺的大革命就晚了些。人们七零八落地成立个小组，还是按正常工作进行呢。至于那组织的名称，也土不拉几，缺乏个性，叫什么红卫队，红农团之类。

李顺达本人，从六六年夏天到年底，并不迈出西沟一步。或